

惜園賸稿

八七叟陳福桐



惜園賸稿

刘龙生及闽中诗坛“三生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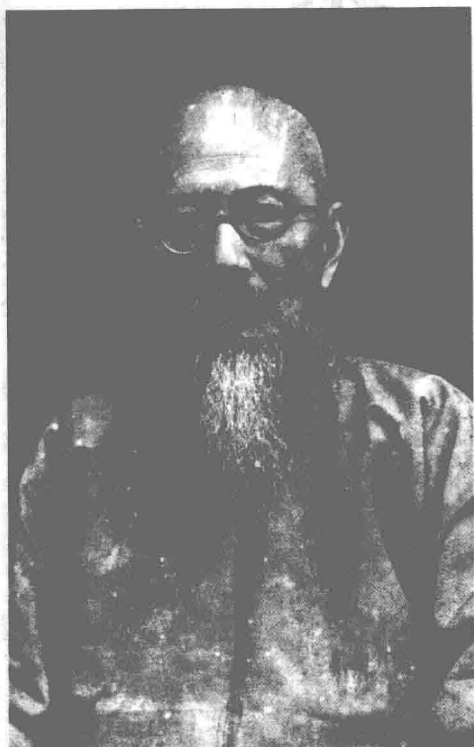
(家乘文献录)

连天雄 辑

刘学洙 编

黄万机 校订

2004 年 8 月



劉敬字龍生清賜進士出身在四川

長壽縣知縣戴公刑部主事申憲大夫

壽六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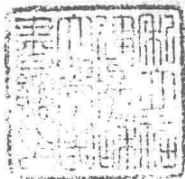
生于五月十三日

死于六月念一日

晚年的祖父。旁边题字是编者十二三岁时写于祖父照片背后的手迹

榕南夢影錄

陳寶琛題



榕南夢影錄

劉敬

敬字龍生閩縣人光緒癸卯科進士官四川長壽縣有

惜園集

成都途中

舟行到萬縣水漲沒橋齒逢窗謝鬱居茅店覓棲止索綯維
筏輿衡石較行李減頂幸無憂繭足又告始清晨出西門迎
面卽岷嶴雖殊棧道難已非培塿比翌日上危坡險絕關生
死俗呼生死崖石壁高接天路仄不容趾何年鑿半腰其寬僅尺

咫往來看行人恍如緣壁螳中途祀佛像香火竟爾爾臨危
方求安俗情多類是山果多瑣細巖花亦旖旎下窺指飛鳶

《榕南夢影錄》劉龍生詩選(1942年刻本)

現藏福建省圖書館

讀龍



先生及閩中詩壇王生合文獻
新錄學誦吟評未敢多浪言之此二絕
呈教

五代書青世澤長三生結社出華章
閩中自古多名士未可輕浮議石臧
大營百載積縹緲五嶺飛天霽貴陽
捧讀惜周朗唱韻福州洙泗古詩鄉

甲申五月陳福桐



福州連君天雄旁幼之偉以讀古籍搜尋
遺典為樂當今之世一奇人也敬致一詩

海有道珠國有才
人才未可隱蒿萊
天上應早開青眼
差遣賢明伯樂來

甲申黃州陳福桐



戒殺者非人也
讀此詩而不思

念	魚	擒	有	劫	千	
此	鱉	執	命	但	百	
惻	無	未	盡	聽	年	戒
肺	聲	施	貪	屠	來	殺
肝	類	刀	生	門	筮	詩
何	見	魂	無	夜	裏	二
忍	死	驚	分	半	臺	首
縱	睜	氣	人	聲	冤	
口	兩	先	與		深	
腹	目	室	畜		如	
	掙	喉	最		海	
	命	斷	怕		恨	
	砧	叫	是		難	
	几	聲	殺		平	
	間	絕	烹		欲	
	張	顛	最		知	無
	口	倒	苦		世	名
	不	三	是		上	此
	能	起	割		刀	
	哭	伏	肉		兵	

《戒殺詩》是劉龍生之女手抄，

眉批系劉龍生手迹

目 录

写在前面/1

辑者小识/3

记刘龙生及闽中诗坛“三生会”/6

再谈刘龙生及“三生会”轶事/9

刘龙生生平简介/12

刘龙生惜园牘稿

慎诚律社联吟唱和七律一首/15

成都途中/17

牧童牵牛图/20

留别左绵/21

感言/22

谢何梅叟寄惠叭哒杏仁/23

柳叹/24

新正诣梅叟家漫题/24

雨中花慢·次惺庐韵/25

何振岱“三生会”唱和诗选

与龙生/27

以江田谢夫子遗像与龙生谨题其

右/28

忆亡友家旧事/29

貂裘换酒·和龙生/30

小西湖泛舟/31

癸酉元旦/32

看梅题惜园/32

惜园第六会/33

高向瀛“三生会”唱和诗选

惜别/34

感答梅生/35

寄何梅生北京(乙丑)/36

惜园赏梅次韵/37

岁暮杂述绝句/38

小饮山楼(癸酉)/38

小饮花下/39

立春后燕集惜园/40

寄意(丙子)/41

龙生招同梅生惜园初集喜作/42

梅叟移樽再集惜园/43

惜园雨中观梅/44

小楼第五集/45

清明后二日惜园第七集/47

第九集即席作/48

惜园第十集/49

拙集付刊有感/50

年友缅怀诗录二首

挽刘龙生同年/51

依韵奉答梅叟/52

射鹰楼诗话(节选)/53

刘薇卿残稿/57

刘寿之随庵遗稿序/59

福建通志修纂沿革史/61

附录:

老家留下两棵树/62

三生诗会与闽诗坛/69

黄曾樾《谈艺录》及其他/75

后记/81

写在前面

刘学洙

2003年7月,拙著《大营巷旧事》承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今年4月,忽收到福州亲友同时寄来数份4月6日福州晚报《闽海神州》副刊版剪报及《福建之窗》网站复印稿,内容均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作者连天雄所写《记刘龙生及闽中诗坛“三生会”》。经打电话探询福州晚报副刊部,得知连天雄住福州市郊新店镇,此文是他自发投稿。遂写信与连先生联系,不几天即接到他的电话,热情坦诚,乡音亲切。方知他很年轻,在某厂工作。随即委托在乡表弟唐辉专程造访连府。旋收到表弟特快专递寄来一束复印“三生会”诗文。表弟附信云:“4月25日(星期天)晨,我冒雨到连宅访问连天雄先生,谈了近半天时辰,得了这些资料。交谈证实了一些刘家的事。惜园诗稿不少在民间。连先生手边的线装书不少,有的是他从书摊买到,有的是他从图书馆里抄录下来的。他父亲,是我1953——1980年在新店镇工作期间认识的年轻人,现年也已58岁了。今天重新见面,真算是有缘分。”

连天雄很注意闽中文化信息。这次,他在电话里告诉

我：多年前从《文汇报书周报》读到过我写的两篇有关陈衍和黄曾樾轶事的短文，就知道贵州有这么一个福州人。并说到拙文忆及的语文老师王真，是他研究的闽中女诗人之一。

没想到，这些陈年旧事，尚有年轻人如此执着，孜孜关注。真是难能可贵亦可钦也。

这本小册子，均连君多年搜寻所得龙生佚诗及“三生会”史料，潜德幽光，吉光片羽，弥足珍惜。兹不嫌琐碎，稍事整理，亟付梓行，略表对先贤之纪念。如能因之为家乡历史文化添补些许有用资料，则更超出我的本意了。

2004年5月7日

于贵州日报社寓所

注：本书小部分诗作原题甚长，为了编排醒目，编者另拟短题，原题附。

辑者小识

连天雄

几年前,我偶然于报刊上看到刘学洙先生所写关于黄曾樾的文章,之后对于先生的文章便有所留意。去年先生《大营巷旧事》出版,购得一册细细品读,于先生所叙自己 17 岁前的往事读来弥觉亲切。其中不少事情我尚能从平日所读的书中予以验证,快慰之情可以想见。如书中言其祖父曾东渡日本,我即于所钞刘敬《雨中花慢》一词中得以证实。如言祖父去世时何振岱在病中、陈石遗仆人张宗扬家住乌山之麓,都确有其事。

书中又述及 1937 年陈石遗在福州病逝后,一天先生于祖父案头见其所书写“石遗已矣何所遗”一诗。此诗实为郑海藏所作,先生于 50 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着实令人佩服不已!郑海藏此诗也是脍炙一时,道出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心声。何振岱晚年有首五言绝句云:“已矣无所遗,骨秽终难湔。汲汲夫奚为,高高上有天。”诗虽无小注,此中微妙一看便知所言何事。不过对于陈石遗我还是挺佩服的。老诗人在《石语》中与钱钟书先生倾谈,品评时人,珠玑纷呈,犹如老吏断案。试问同光诸老中又有谁会对后生小子出此快论?

且其平生所治各种学问，功力湛深，尤有卓识。他在主修民国福建通志时立“版本志”一门，实为创格，扬州李审言对此极为叹服。虽然陈石遗有吹嘘趋时的地方，但终是一广大教主，如同天上星宿下凡，时泄天机，生前身后誉之者谤之者历数不尽，也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大营巷旧事》字里行间常能给我以某种启发，受益弗浅。

因无意间，我写《记刘龙生与闽中诗坛三生会》小文而得识刘学洙先生，先生索要有关其祖父刘龙生乡先辈文献资料，匆忙间我检取平日所阅之书及所做笔记复印相赠，由于阅书不广，于此文献也未尝刻意为之，更无辑此文献的想法。一日先生来电话相告欲将我所赠资料付之剞劂，顷间寄来排印粗本。时我已不在福州，客中乏书，无从审校，只好勉力相为。此家乘文献也是乡邦史料，先生不嫌琐碎单薄，据拾董事编校并侵版梓行，扬阐潜德幽光，可敬可感。我平日借阅旧籍，每展晤先辈遗集，常恨乡邦文献湮没不广传，心有余而力不足。并非我迂于乡愿之见，学术为天下公器，而先辈遗集精光照耀，实足有可传不能淹没者。曾克耑辑《福州曾氏十二世诗略》尝六印六辑，序云：“先人之不为名者，先人之高致，以名之无足道也。克耑欲扬阐先人者，子孙之孤愤以名之不可不立也。孔子不云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尝垂空文以自见。孔子至圣，何亟亟于名？何亟亟于自见？盖有凜于淫辞之充塞，正宗微学之不振，使天下沈瞽驰逐而不知返，则人心世道之忧也。君子岂仅为一己之名已哉。”曾颂橘所言雅有见地，这也是我所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此辑录我深嫌不足，因疏陋寡闻且生性散漫，读书只自娱，也不想措意于何等学问。又苦于史料难觅，心中虽有一

二欲查书籍,也如大海捞针,只好有待以后。此辑,有心人读后,能不忘前辈风流,涵濡于心,也算达到我的初衷了。

2004年7月4日寄自深圳

记刘龙生及闽中诗坛“三生会”

连天雄

近读刘学洙先生《大营巷旧事》，其中述福州书香门第往事甚详。读之回味无穷。作者的祖父刘敬是书中的灵魂人物，一位旧时代的官吏、文人、封建家长。作者沉浸于儿时的回忆中，这些记忆碎片构成了福州书香世家的故事。

近代福州名人辈出，我所熟知的福州名人中就有刘学洙的祖父刘敬。很多人对他不太熟悉，谨撰此文以补充刘先生笔下的祖父及有关福州诗坛“三生会”往事。

刘敬(1865—1940)字龙生，闽县人，时人或称他农老。他祖父刘萃奎字薇卿，父刘三才字寿之，皆为当时福州有名的举人，以业儒为主，有诗集传世。(刘学洙先生记刘三才为一穷秀才，盖误。)刘敬的祖母李氏，亦出自福州名门。从刘薇卿到刘学洙已是五世书香世泽。刘敬中光绪癸卯(1903年)科进士，分刑部主事，先后出宰四川长寿、绵阳知县，有政声。民国后不久即辞官返乡里居，日以诗文自娱。他的学问主要致力于史地书，治舆地学，与湖北舆地学者饶竹生友善，尝自绘中外地图数十纸，每张图都注以细字如蚁，友人何振岱称其“摯实是奇才”。著有《惜园诗稿》，可惜全稿已毁。